

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作品书系

- 林红的假日
- 论文两篇
- 男人其实很简单
- 泡沫
- 天空没有颜色

The Colorless Sky

天空没有颜色

赵玫 等著



南海出版公司



〔中国当代情爱〕
〔伦理作品书系〕

赵玫 等著

The Colorless Sky
天空没有颜色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空没有颜色/赵玫等著.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1.1
(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作品书系)

ISBN 7-5442-1754-X

I. 天… II. 赵…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9181 号

TIAN KONG MEI YOU YAN SE

天空没有颜色

责任编辑 蒋和欣

责任校对 吴 起

封面设计 北京天地经纬文化公司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5350227

社 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文昌照排

印 刷 保定市第二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6.125

字 数 410 千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5442-1754-X/1·326

定 价 21.8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林红的假日	毕飞宇	(1)
男人还剩下什么	毕飞宇	(35)
泡沫	程 青	(44)
生活在原处	李 卫	(96)
论文两篇	朱也旷	(147)
永远的金泥	王泽群	(191)
白昼的消息	邱华栋	(222)
广州气质	逸 晴	(306)
男人其实很简单	李肇正	(331)
天空没有颜色	赵 玫	(366)
像风一样刮过	刘宏伟	(430)
谜团	周忠陵	(473)

林红的假日

毕飞宇

十分钟之前飞机和太阳还都在天上，转眼飞机和太阳就一同落地了。林红走出机舱的时候侧过脸去看了一眼太阳，夕阳又大又红，依偎在地面，一副娇好而又无力的样子。机场的跑道两侧长满了狗尾巴草，毛绒绒的，大片大片浸淫在夕阳的彤光之中，像一种没有物质的燃烧，寂静安宁，却又如火如荼。林红看到了太阳的苦痛种种。这种过于绚烂的挣扎给人以倾尽全力的印象，隐藏了不甘或别的致命感受。

林红闻到了大海的气味。机场远离大海，然而大海的气味在海边的城市里无所不在。海的气味闻上去又清醒又混沌，有极好的背景感与空阔感。林红深吸了两口，她的身体一下就进入假期了。林红的这次远行差不多是隐秘的，她选择了这个北方的沿海城市。林红喜欢这个城市，绿色山坡上的酱红色建筑至今保留了相当浓郁的殖民地气息。殖民地气息有益于人们忘却故土，至少在心理上产生身处异地的恍惚印象。

处理完青果的事林红便感到自己的身体有些不对劲了。青果是文艺部的记者，一个又漂亮又能干的丫头，林红对她的印象一直都是不错的。公安人员深夜一点钟扫黄，居然把她和那个香港“著名歌星”扫出来了。香港“著名歌星”下午才到南京，从认识到上床你说能有几个小时？青果不声不响就是把这么大的动静全做掉

了。到香港“著名歌星”的客房里扫黄本来只是一个误会，闭上一只眼完全可以混过去的，可是香港“著名歌星”的脾气就是太大，他用糟糕的国语反复高喊：“基不基道我系谁？”公安人员下不了台，只好“不基道”，便“带回去看看”。这一来青果的事便捅开来了。

林红是总编，又是女人，出了这样的事只好亲自把青果叫过来。青果的生活不够严密，林红听说过一些的。林红就弄不懂，怎么男人到了她的面前不是聪明过度就是五迷三道的，是得好好问问，好好叫过来谈上一次。当然，这样的事总是好做不好说，青果不开口，林红也不会太过分，虚应几句，教育几句也就过去了。青果进门的时候披了长头发，一副美好如常的样子，一点都看不出深夜一点钟的巨大打击，一点都看不出羞愧、悔恨方面的积极心情，林红只看了一眼脸上便沉下去了，挂上了脸色。她这种样子不给点颜色是不行的。青果的手上捏了一支鹅黄色圆珠笔，笔尾咬在嘴里，说，“林总你找我？”她的口气也太朝气蓬勃了。林红端详了半天，确认了青果的样子不像装出来的。林红便不开口，用右手示意她坐。青果坐下来。林红注意到青果“坐”得实在是漂亮，双腿并在一处，下蹲的时候腰和屁股那一把有非常微妙的韵律，真是美不胜收。这个小女人就是能把最日常的动态弄出无限风情来。这是练不出来的，只能与生俱来。林红看着她，保持了一以贯之的严厉做派，这是整个报社都明了的林总风格，不苟言笑，不怒而威。林总的行腔、走姿、手势、发型、衣着乃至眼神，一直都是严谨的、逻辑的、政策的、纪律的，同时也是几年如一日的。所以林总有魄力。林总从头到脚、一言一行都印证了这句话：简洁就是力量。

还是青果先开口了。青果说：“林总有事情吧？”林红说：“是你有事情。”青果又咬圆珠笔，把眼珠子插到楼板上，侧了头反问说：“是我和那个香港人睡觉的事吧？”林红便语塞，料不到青果把“睡觉”说得这样镇定，说得这样一丝不挂。林红不喜欢青果用这种新闻语体说“睡觉”的事，脸色愈发沉重了，便走到门口，给青果倒了一杯水，顺手把门关严。青果接过杯子，莞尔笑过了，抿了一

小口，倾了上身把杯子放到桌面上去，还原的时候顺势把胸前的一捋头发甩到后肩。这个动作做得比“坐”来得更见风情。这个小女人从哪儿弄来的这么一身女儿态。林红看在眼里，脸上却静如止水，坐进椅子过后林红说：“你也不小了，怎么还这么容易上男人的当？”青果抿了嘴笑，用鹅黄色的圆珠笔不住地捋头发，脸上是追忆往事的样子。青果说：“是我提出来和他的，怎么是上当。这种事谁会上谁的当？”林红听到这话胸口无缘无故地一阵乱跳，林红的儿子都上小学了，居然在总编室里听一个未婚女孩给她讲“这种事”。林红的方寸无缘无故就是一阵乱，方寸一乱嘴里竟跟着乱了，随口说：“你为什么要和他做这种事？”这话一出口林红就后悔了，看见青果冲了她无声地微笑，还无声无息地摇头。青果摇过头，挑了眉梢说：“林总你到底想让我说什么？”这话不上路数了，简直是挑衅了。林红站起身，面色微红。今天真是见鬼了，今天怎么也不该找这个丫头来谈这种事情的。林红大声说：“我什么也不想听，我不想听这些乌七八糟的事！”青果侧着的脑袋点了两下，接下来眨了一回眼睛，眨得很慢，一慢就有了更复杂的意味。林红说：“这件事我是非常重视的。”青果说：“林总你也是，我睡都睡了，你怎么还这么挂在心上。”口气里全是四两拨千斤。林红急于完成话题，总结说：“你还年轻，应当把主要精力花在学习上，工作上，而不应当像现在这样。”青果接过话说：“放在床上，对不对？”林红被这句话呛住了，半天没有开口。青果抱了两只胳膊，突然把话锋岔开了，笑着说：“林总你其实很漂亮，也很年轻。”青果把这话撂给林红，林红一点也弄不清这句话是奉承还是挖苦。林红脱口说：“还可以和男人厮混，是不是？”林红一定是心情太坏了，这话由一个总编说出来怎么说也太轻薄了。林红意识到不妥，立即语重心长起来，说：“你还小，你那样生活累不累？”这一回轮到青果不开口了，青果把林总从头到脚打量过一遍，慢声细气地说：“林总，你这样活着累不累？”这是什么话！你听听这是什么话？林红在这张桌边和上千人次谈过话了，从来没有遇上这样被动的对话局面，都是别人

成了“工作”，让她来“做”，绝对不会让别人去“做”她的“工作”的。林红居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不是引而不发，是真的说不出什么了。林红就差说“你给我出去了”。幸好那部橘红色的电话响了。林红立即拿起耳机，听了一回，捂了话筒转声对青果说：“你先回去。”林红在拿起耳机之后还过了神来，严肃地说：“希望你再想想。”这件事到此为止。林红这辈子都不想和这个小女人说这件事了。林红对了耳机说：“哎喂——”

林红感觉到累。整个组版会林红都有些恍惚。用青果常用的话说，怎么好好的就“没劲”了。这种累很真实，成了肌体的某种组织。其实林红一直都是这样的，只是被日复一日的事务遮掩住罢了。那些事务没有一件不是“重要的”，“意义重大的”，上级指示，下级汇报，人事调配，内部改革，君子陈言，小人告状，食堂管理，设备更新，纸张涨价，人民来信，还有老干部去世，女记者生产，工会拔河比赛，年终双向选择，老高要调房，小吴要职称，刘东想入党，陈峰谋发展，都是大事，她都得过问，“重视”。一大框子事情每天等着去“领导”与“被领导”。样样事情都“重要”，“意义重大”，更要紧的是，她必须让她的上级与下级与她一样，以一种“重要”和“意义重大”的心态去参与这些工作。完成这些工作。这样一来她的上级与下级又成了工作，她得去做。反复与耐心地做这个工作“做”通了，“做”好了，那个工作才能做实，做稳。所以林红不能累，只有“打起精神”走华山这条道。小丫头说得不错，“你这活着累不累？”小丫头明白，其实谁都明白，只有林红她自己瞒着自己，满面春风，沿着电梯上蹿下跳，随着车轮东奔西跑。林红像一场梦，在梦中行走，然而每一步都是身不由己的。不是她指挥着梦，而是被梦牵着走。剩下来的，那才是林红她自己，仅仅是一个睡着的自己。这么一想林红就愈发累了，对自己，对组版会上的每一张脸都产生了敌意。

然而林红不能不这样。她不这样就不能在自己的梦里行走，而成为别人梦中的一只牧羊狗。再虚妄的梦也是自己的好。

如果年轻十岁，二十岁，你是做林红还是做青果？林红这么问自己。林红在组版会上走神了。她的表情是严峻的，像头版的头条。林红看到了黑体的横排标题：做别人还是做自己？

林红不知道。

林红把手伸进了口袋。她摸到了一块硬币。

而组版会正在讨论头条。社会新闻部坚持只有上状元街派出所的那篇报导。社会新闻部说，济南有交警，上海有徐虎，我们不能落后。我们要有我们的英雄与英雄群体，状元街派出所应当宣传。经济部说，经济报道历来是我们报纸的特色，重中之重，7208厂有那么多下岗工人，经过内部挖潜，有“相当”一部分女工又回岗了，这样的报道对稳定与发展都是有导向意义的。

林红对自己说，国徽是自己，字是青果。林红在口袋里晃了晃，摸出来，是自己。林红说，三盘两胜。又晃，还是自己。这是命。然而林红不甘，决定五盘三胜。就赌这一回。

夜班部的坐在林红的对面，笑着说：“我们不要争了，抛硬币。”

众人一起笑。林红抬起头，看了看左右，左右没人，不会有人看到她的动静。林红放下硬币，双臂搁到椭圆形桌面，板起了面孔。林红说：“这样严肃的事，怎么能当儿戏？”

组版会静下来了。人们把身体靠向了椅背。夜班部的脸上有些挂不住，说：“总得解决吧。”

林红意识到刚才的语气重了，说：“人人说你是小诸葛，这么小的事情就把你难住了。郭部长常说，党报党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重要。明天一篇，后天一篇嘛。”

大伙又笑，“小诸葛”当然也笑。经济部的掏出红塔山，撒了一圈，笑着说：“两个文明重要，我们自己也重要。抽一根。”

林红把手撤回去，摸出硬币。是字。

林红回到办公室，在青果坐过的椅子上坐下去了。累。眼框里头也干，像欠了几天的觉似的。她把自己的总编办公室打量了一遍，目光却在洗手架边上的那块香皂上停住了。办公室里的一

一切都是公物,包括她自己,而那块香皂却是她掏钱买的。香港演员杨采妮女士曾为它做过广告,杨采妮的声音沙哑中带了一股娇媚,她都那个岁数了还能那么嗲,也看不出什么不妥当。“女人就该对自己好一点,不是吗?”

林红弄不懂自己怎么就买了这么一块香皂了。女人就该对自己好一点,不是吗?

这么一追忆林红就更累了,甚至都有点难受了。林红渴望一块香皂,它不是用于清洁,不是用于洗心革面。林红渴望一种滋润,一种成堆的泡沫。它们蓬勃,轻柔却又纷繁地裹满整个裸身,不顾及他人,不顾及审视,是自己与自己的一场游戏,一次过家家。它们的气泡因为阳光的直射而剔透,而五彩纷呈。林红可以张开双臂,拥住自己,所有滑腻的感受全是自己,别无他物。林红就是想对自己好一回,就是的。

林红无处下手。所有的累与难受全在这儿。

司机从内线打来电话。林红拿过内线话机,说:“你先回去。”天天是司机接,司机送,走到哪里身边都少不了这么一个不相干的人。中国人当了屁大的官就开始抢车,实在是一件可怜的事。最终抢来的不是车,而是司机。司机们一个个耳聪目明,专门替别人侦破你的生活。总有一天司机会成为前轮,而你只能是后轮,除了一场车祸,否则后轮就会不停地跟着前轮飞跑。

这么多年来林红第一回用自己的双脚往回走。林红绕到街心广场,正是华灯初上这是城市的经典时刻。城市总是在这个时刻展示出它的迷人侧影。路灯们静然不动,而车灯则悄然流淌。人群像鱼,在灯光里明灭,在斑斓里或隐或现。林红走在人群里,居然产生了“进城了”这个古怪念头。林红在大街上居然记不起这些年自己生活在什么地方了。生活在这里,这句话被生活弄成了这个意义:生活在别处。我们到底生活在哪里,已经成了一个问题。

走在林红前面的是一个漂亮姑娘。她的裙子与其说裹住了身体,不如说展现了身体,丰富了身体。一本书上说,爱看女人的不

是男人，恰恰是女人自己。林红想起了这句话女人看女人比男人看女人往往存有更为幽邃的心理纵深，更加难以言说。漂亮的姑娘们长得都像青果，都会坐，会走，静有静姿，动有动态。林红记起了自己的“姑娘”时代，她的“姑娘”时代永远留在乡村了，那时候林红是知青里头著名的美人呢。林红用对付植物的办法处置了自己的天生丽质，让它悄然自生，而后悄然自灭。对付植物不这样又能怎样呢？林红望着满街的漂亮女孩们，眼神和步履都带上了缅怀、无奈和酸楚的复杂成份。林红对“姑娘”时代的追忆是以自慰开始的，却无可挽回地以怅然结束了。林红的日子是一张又一张日报，可以公开发行的。没有隐秘，没有私生活。林红用内心的一声长叹打发了自己。华灯初上，美丽得像林红胸中的一块心病。

林红一直是一个好姑娘。好小学生，好中学生，好知青，好大学生，好记者，好妻子，好总编。人人都这样说。“好”是什么？林红感觉到“好”只是回过头去的恍若梦寐，或者是调过头来的空洞如风。一句话，是人的植物部分。林红握住了那只硬币。如果再年轻十岁，二十岁，林红会不会选择放肆，然后再浪子回头？再“好”？天上地下地放任一回，实在是有些迷人的。这样一想林红就觉得自己白活了。“白活了”这个印象太让人难过。林红的眼泪沁出来，泪水一下子就使大街缤纷了变得通体透明。林红就想找个地方放肆一回，就想做一天“坏”女人，要死要活地放肆那么一回。

林红取出硬币。是字。

接车的是张国劲。作为兄弟报社之间的交流记者，张国劲在春节过后就飞到海滨来了。张国劲在前天接到南京的电话，大哥大里头居然是林总。林总说，她要到这边住“一些”日子。张国劲对了大哥大的底部大声说，你林总有什么话，尽管说，没有我办不了的事。林总说，还是我“亲自过来”妥当些，听上去事态重大。林总再三关照，不要惊动兄弟报社的领导，你替我安排一下，就行了。张国劲提了嗓门对南京说，林总你放心。

林红在出口刚一露面张国劲就迎上去了。张国劲很恭敬地叫一声“林总”，伸过手去抢林红的行李。张国劲开来了一辆崭新锃亮的小车，车体上全是马路两侧的广告倒影。张国劲替林总打开汽车的后排门，林红却绕到汽车的对面去，自己打开前门钻进来了。张国劲注意到林总的心情不错，一点都不像在南京那样生硬威严。张国劲高出林红一个头，可是多少有些怕她，她的心情好了张国劲的心情也就跟了水涨船高。张国劲上车后习惯性地戴上墨镜，拍拍车喇叭，很开心地说：“韩国货，还在走合期呢。”林红摁下车门的玻璃，右臂的肘部支到车体的外面去，左手指指空调键，说：“兜兜风。”张国劲关掉空调，悄悄把车子的速度踩上去了，透过墨镜看到林总的头发是披着的，蓝花花地正在脑后颠跳纷飞。张国劲想起来了，难怪林总看上去有些异样，是她把头发解放出来了。林总的头发一直都是盘在颈子的正上方的，从来没有这样放任过。林总的心情真的不错。张国劲说：“林总，晚上到哪家尝海鲜？”林红正眯了眼睛望着车外，没有回头，说：“你忙你的，把我安顿下来就可以了。”

窗户正对了大海。一打开窗子海风就在窗帘上撩动了。窗帘上印满了热带雨林的植物叶片，又茂密又舒张，在海风的卷送下有一种致命的苦痛。林红冲完澡，换上雅黛娜内衣。这件内衣是林红在出门之前选购的，广告词做得好，像一句陌生的耳语。广告词用黑颜色写在毛玻璃上，被背面的日光灯照得又醒目又迷濛：“Adela 藏不住媚力的自由奔放 雅黛娜”。林红冲过澡之后身上只穿了这句广告词，来回走了几圈，有些怪怪的。海风吹在她的身上，有点像抚弄，林红都数得出风的五只指头了，胸口里头一下子涌上了许多温柔，一点来头都没有，就是往上涌。林红走到镜子面前坐下来，点上烟。林红抽烟从来都是隐秘的，只有丈夫和儿子才能看得到。林红的烟不上瘾，只是某种心情，或者说，依靠香烟辅助自己体验某种临在心情。林红隔了烟仔细详尽地打量过自己，

撤掉烟,决定动手。决定把自己拾掇一遍,决定把自己往丰姿绰约那边靠近一些。林红在家的日子里偶尔也化化妆的,手艺并不生,丈夫见了也总是说好。可是林红就是跨不出门。林红在出门之前总是诚惶诚恐地洗掉,再三再四地问丈夫:“还看得出来么?”林红在怅然若失之余总是忘不了补充一句:“还是本色庄重的好。”

林红的这次化妆称得上“恶狠狠”的,夹杂了自我修复、自我抚慰、自我报复乃至自我伤残的诸多念头。林红把自己弄得很艳俗,好像不这样就不足以说明任何问题。香水和口红都过分了,近乎浪荡。林红带了一股险恶的愉悦审视自己,好像镜子的深处才是自己,而自己只是青果。这个古怪的念头很顽固地占据了林红,林红用了相当漫长的内心独白才解开了这个缠人的结扣。林红取出短裤和背心,那样的颜色和款式林红在南京从来都不敢上身的,属于被批判的范畴。可是林红现在就是想朝着自己想批判的那个方向上活。林红套上它们,在镜子里转动腰肢,左盼右顾了一回,是那个意思了。林红关上门,出去。宾馆的过道很长,那种透视效果容易使人义无反顾。林红踩在烟灰色地毯上,步履轻盈得像风在枝头。在陌生的地方一个人瞎逛,自由自在,无法无天,把手包甩在肩后,用食指勾住,另一只手握住冷狗,丢掉总编,做两天快活女人再说。再见了林总,林红我来也。

但一下楼林红就在大厅里和张国劲遇上了。林红的双脚分立在两个梯子上,好心情像脚下的楼梯,一层一层落到了地上,说沮丧就沮丧了。张国劲的食指上正转着汽车的钥匙扣,看见一个俏丽的女人正往楼下走,长得有点像林总,张国劲认出来了,真的就是林总。林红和张国劲都愣了一秒钟,很客气地走近了,心里头都堵了一大堆事,想解释,却不知道怎么说。林红说:“请我吃海鲜,怎么也不穿得漂亮些?”张国劲重新打量过林红,有些尴尬地陪上笑,说:“林总要是有事,就改日吧?”林红故作不解地说:“我有什么事?还没有吃你呢,海龟的头就缩进去了?”林红对自己的这句话

极不满意，“海龟的头就缩进去了”，怎么听怎么别扭，真是慌不择言了，竟说出这种粗俗的话来。

张国劲认准了林总是和某一个男人廊桥遗梦来了。越想越像，也就越想越不对劲。汽车拐弯的时候好几次都差点刮到自行车了。张国劲想侧过头看看林总的脸色，又不太敢，只好拿出磁带插到录音机里去。一个女孩在唱，死去活来的，被爱情闹得上气不接下气。最后一句便格外伤心了，“别让我一个人在晚风里等候。”张国劲这么一听真的觉得有人在晚风里等候了，完全是自己才把事情弄到了这个地步，便对自己说，我他妈这是做了什么事？

菜很丰盛，连皮带壳红红绿绿的铺了一桌子。林红和张国劲都很努力，脸上都带了笑。张国劲端了很大的啤酒杯，说：“这儿的啤酒好，我敬林总一杯。”林红笑笑说：“又不是在报社，就叫名字吧。”林红的话一脱口又觉得有些不妥当，这样说就好像有什么把柄抓在他手里了。人一尴尬了说出的话都不能细想，一想就吃苍蝇。

这么说着话张国劲的大哥大竟响了。张国劲三言两语把电话打发了，林红伸手把大哥大要过去，却不会用。张国劲替她把电话拨通了，是林红的家。张国劲觉得林总这样做有些故意。林红侧着脑袋，向那边关照说，把 505 神功袋带上。张国劲听出来了，那头是他的丈夫。林红又关照说，在空调房间里少抽些烟。随后林红的嗓子变掉了，是在和儿子说话。林红听了一句，就说：“妈妈给你买。”林红又听了一句，又说：“妈妈给你买。”林红就这么把这句话重复了四五遍。林红合上大哥大的时候张国劲觉得林总她贤妻良母的样子做得有些过了，她都忘了自己这一身的打扮了。

张国劲只想着早点结束这顿饭。但是又不好太早了。太早收场就好像他什么都明白似的。撑到九点，张国劲说：“林总，你今天累了，送你回去早些休息吧。”林红知道他的意思，然而回去得太早她反而说不清了。林红说：“难得像这样喝酒，我还没喝够呢。”林红又要了两瓶啤酒，桌子上全是空瓶子，稍稍一晃动桌面上的瓶口

就有晃动，像呕干净的醉汉。张国劲知道自己把林总的事搅了，猜得出林总正伤心。张国劲只想把自己灌醉，撂倒在马路上什么事就都拉倒了。但是林红把酒的速度控制得很慢，开始询问兄弟报社的一些情况了，诸如三项制度改革，诸如头版的经济报导与二版社会新闻的调配，诸如日报与晚报的关系。张国劲一一回答。借助于酒的力量张国劲在某些地方还作了发挥。话题到了报社事务方面林红又是总编了，而张国劲又回到交流记者了。张国劲不停地讲，林红则不住地点头。她的点头是精力集中的，深入问题的，沉着的，充分体现总编的气度与身分的。他们的对话很快进入了工作交谈了。林红偶尔插一两句话，谈及报社的远景规划和近期设想，他们就这样悄声说话，夜一点一点深下去，远处的涛声一阵比一阵清晰起来。林红听着涛声，走神了。她想象起海浪的样子，它们扑向沙滩，像液化的黄金，在沙滩上毫无保留地铺展开来，无微不至，竭尽全力，然后又十分无奈地退回去，百般依恋而又难舍难分，仿佛海滩给扒了皮，给人以无尽的痛感。林红弄不明白怎么会对海浪产生这种印象的，就好像她又十八岁了，就好像她多情得不行了，都温柔出毛病来了。

然而林红开始盘算明天了。她是休假来的，没有任何大惊小怪的内容，她必须用一天的时间做给张国劲看，否则今天晚上的所有努力也就白费了。明天过去，一切就会安好如初的。林红看过时间，站起来，说：“我们回去吧，反正你明天要陪我游泳呢。”

说起来林红的游泳还有些来头。还在托儿所里林红就学会游泳了。林红游泳是科班出身，很正规地学习了蝶、仰、蛙、自，一招一式都看得见人体的对称关系。林红一直游到小学三年级，后来一位男同学说，他看见教练员在器材仓库里的垫子上游泳了。大伙就笑他，说他吹牛，没有水再好的教练也游不出来。这位男同学急了，他大声说，你们去问五年级的刘爱英，她和教练一起游的，刘爱英在下面，游仰泳，教练在上头，游的是蛙泳。这件事传得飞快，第二天上午林红她们做完了体检，游泳队就地解散了。这件事使

林红对游泳产生了极其隐晦的认识。不久刘爱英和别的三个女生都转学了,而教练员居然给枪毙了。林红的游泳生涯告一段落。

林红在插队的日子里迎来了第二个游泳季节。这是苏北的水乡,每年夏天都要纪念毛泽东主席在武汉江面上的那场壮举,高音喇叭说,我们要走进大风大浪,所有下水的人都要先饮一杯水,上岸之后再吃一口鱼,毛主席就是这样的。在这个游泳大军中林红一枝独秀,只有林红在水中真正做到了闲庭信步,别的都不行,都令人联想起某种相应的家畜与家禽,林红因此当上了村小学里的代课教师。林红当上教师之后立即成立了一支游泳队。林红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破除学生对鬼的畏惧。在苏北水乡,“鬼”历来是一种水下怪物,通身长满了手臂,那些手臂又绵软又修长,像水一样四处流淌。然而手臂的末端必然是手,这是乡村想象力的局限,也是乡村想象力自我恫吓的关键地方。在苏北的传说中,“鬼”的躯体一直相当模糊,而手是现实的,就是人手的样子。那些手在苏北的河叉里无所不在,防范的结果是防不胜防。人们说,那些手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从水下抓上来,即使你走在桥上也不能幸免。你像一根针,不是轰隆一声,而是悄然无息地就从桥上拽进水中了。这个过程只需一个眨眼。鬼魅给人们降临灾难通常就是在眨眼这一个瞬间。村子里每年都有小孩淹死,也就是让水鬼拖过去。所以林红大声说:“同学们,跟我下水。会游泳了鬼就会怕你们的。”

但是,就是林红自己把鬼招来了。林红在辅导她的学生的时候陈月芳从码头上走下来了。陈月芳说:“林红,也教教我吧。”陈月芳是一位扬州知青,有很好的面容和很好的皮肤,是一个典型的扬州美人。陈月芳到了水下一切动作都变得笨拙起来,张大了嘴巴一脸又兴奋又恐慌的样子。林红把她拖到自己的身边,利用水的浮力把陈月芳托在自己的手臂上。林红望着水面上的陈月芳,心里说,真是扬州美人哟。林红一点都没有料到这个美人的面容已经走到美的尽头了,已经渗透了鬼的内容。这个致命的时刻令林红在未来的日子里想起来一次就后怕一次。

游完泳林红和陈月芳一起上岸。陈月芳的白色的确良短袖衬衫和白色短裤都贴在了身上,夹杂了雪白和肉的颜色。林红这才想起来陈月芳是不该穿这样的衣物下水的。这时候围上来好几个农民,他们的目光一起对准陈月芳。农民的目光是滞钝的,因而格外执著。陈月芳低下头,吃惊地发现自己的乳房差不多全裸了,不仅造型,就是色质也是一览无余的。陈月芳慌忙用手捂住,好看的双腮涨得通红,近乎透明。林红都看在眼里。这阵美丽其实是陈月芳的回光返照。但是陈月芳的脸色即刻便灰掉了,她低下头,看到短裤也贴在肉上,相应的部位黑了好大的一块。陈月芳找不出第三只手来捂自己了。而农民的目光依旧不肯转移,还是那样。目光无声无息。现场也无声无息。危险都是在无声无息中悄然滋生的。这样的无声无息持续了很长时间。人们默然地散去,林红默然地回校。直到第二天早上一切都还是静悄悄的。后来终于有动静了,一有动静就惊天动地。有人大声尖叫,鬼!鬼!鬼在乡村学校的女厕所里,悬挂在半空。陈月芳穿上了冬天的棉衣,十分整洁地挂在厕所的悬梁上。她现在不是陈月芳了。她现在什么也不是了。她的眼睛睁着,但是没有目光。没有目光的眼睛是可怕的,美人陈月芳的目光就是让别的眼光无声无息地杀掉的。这样一来有目光的眼睛也就格外可怕了。林红望着陈月芳遗留下来的身体,看到了“目光”峭厉、肃杀的一面,看到了“被看”的凶险一面,看到了“无声无息”的危险性。林红通体冰凉,牙根打起了冷颤。林红的游泳再一次中止了。游泳不仅隐晦,而且可怕。游泳生涯给了林红这样一条真理,人的一生只不过是活给人看。活得成功,完全取决于别人看得顺眼。有了这样的理论基础,林红的未来才风静浪止。

海滨浴场上全是人。花花绿绿密密匝匝。人这东西就这样,多到一定的程度反而就没有人了,在这儿放肆反而比独处更为隐蔽。林红走在人缝里,如人无人之境。人怕人,这句话推到极至也有这样的意思,人拿人不当人。林红穿了泳衣行走在人群之中,感